



生活那条河

□秋凡

一 命运多舛的妻

老王自幼父母双亡，因为家贫迟迟讨不到老婆，后来在一好心人的介绍下，他翻山越岭，娶了一个瘦小的女子回家。女子有些智力障碍，把怀胎十月的孩子生在尿桶里溺死了还浑然不知。有了前车之鉴，怀二胎时，老王格外上心。临产前一个月，老王特意从村里请了一个女帮手，形影不离地跟着老婆，终于顺利诞下儿子。老王为这个儿子取名大业，期望他以后家大业大。老婆则在老王的指点下，也渐渐学会了些农活和家务。三年后，他们又有了一个儿子，取名聪明。

两个儿子渐渐长大，一家四口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老王想，光靠这一亩三分地，难以发家致富，便从城口拉了一大车洋芋到镇上卖。卖完后，他喜滋滋地数着钞票，发现除去各种开销后，竟赚了不少钱，原来做生意比种地卖粮食要钱容易得多。货车司机见老王人高马大，又头脑灵活，决定跟他建立长期合作关系。正当老王盘算着如何将生意做大时，一个噩耗传来：老婆跑到村口玩时，为救一只母狗，被进村的货车倒车时砸死了。这之后，老王放弃了发家致富的念想，守着一亩三分地和两个儿子，做了个安分的农民。

母狗的主人为表感激，送来些钱和两只小狗。老王不要钱，只要了一只狗，并为其取名旺财。旺财耷拉着耳朵，小小的脑袋和土黄色的身体，缩成一团软绵绵的绒球，时而露出萌态的咧嘴表情，格外讨人喜欢。老王坐在门槛上，任由旺财的小爪子在他身上摸索抓拉。这个光着膀子、浑身黝黑的农村糙汉看着旺财蹦来跳去，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异样亲切，疲惫的眼中露出一丝笑意。

远处的山峰总被晨曦的光芒晕染得柔和宁静。老王日出而作，日落而归，春耕夏薅，秋收冬藏，身边总跟着旺财。有时在田间见老王抓了条黄鳝，它也学着叼了条乌梢蛇回来，弄得老王哭笑不得。秋天，金黄的玉米堆积到院子里，老王带着两个儿子剥玉米，旺财学着他们模样，



重庆人餐桌上那些如花一样的菜

□赵心放

也可能是好口福追时髦，也可能是爱展言子，“花”字说起脆崩上口所致，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重庆人爱吃“花”。岁月不拘，时节如流。在此聊聊重庆人过去爱吃啥“花”，现在嘛应当追求吃啥“花”的话题。

豆花天南海北都有。重庆以前大街小巷食店招牌上很多写的是“河水豆花”，大都是说起好听而已。说实话说用井水做豆花最巴实，那甘冽清甜的井水味儿全钻到豆花里了，你说安逸不安逸？

吃豆花讲究作料。过去生活水平低，用酱油、醋、海椒面、葱花等几样就可对付。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作料也讲究。豆花的调料有姜、葱、蒜、油辣椒、香醋、酱油、花椒油、豆豉、味精等多种。

重庆豆花不是“千店一面”，有独树一帜的。如以前渝北区有户农家乐，其豆花号称“水上漂”，先把豆子发好磨好，有客来吃，一律用大碗现点。吃法有讲究，因为太嫩，只能用筷子顺着碗的内壁轻轻托上来，放入作料小碗。如果用筷子夹，夹起带的“告水”不一会就把作料碗装满。爱开玩笑的食客看到后，就会说“外行”。

不少重庆人爱吃腰花。习惯的切法是先切片，再切出类似流苏或梳齿的模样。爆炒腰花需旺火，是为了在短时间内高热量弄熟菜品。腰花不炒熟腥味去不掉，炒过火了发硬口感差。涮腰花是不少重庆人的所爱。涮的腰花要处理得更薄，切得更开，方便入锅一烫就熟，达到既入味又不易老的效果。

重庆做成花的诸多菜品里，那花最像“花”。这那花实际上是用鸡胗或鸭胗做的。好的馆子做那花，会把鸡胗或鸭胗切出花状，再用酱油姜蒜腌好。吃那花和吃腰花不同，腰花不能久涮，不然容易老，那花就可以烫久一些，入味后进口脆香耐嚼。

此外，还有脑花、蹄花这些。脑花其实就是猪脑

用两只小腿扒拉着玉米棒上的颗粒。那憨憨的模样，逗得父子俩哈哈大笑。有时两兄弟在家闹矛盾争吵殴斗起来，旺财就凑到大业跟前，舔舔他的手，又蹭蹭聪明的腿，缓和了两兄弟的怒气。老王对两兄弟说，你们要对旺财好点，它或许是母亲转世来照顾这个家的。

二 让人闹心的儿

大业做事心浮气躁，也无心学业，小学毕业后就去了上海打工。聪明成绩好点，后来考上了某师范专科学校，但学费成了一大难题。老王于是带着聪明翻山越岭，对着傲慢的大舅子再三恳求后，总算借到了两百元钱，解决了学费问题。不承想，读书期间，聪明挥霍无度，花掉了每月的生活费，把自己饿得面黄肌瘦。老王不明就里，以为是儿子学习太过刻苦，一个劲儿劝儿子不要太辛苦了，学习要劳逸结合，钱的事，他来解决办法。

大儿子在上海凭着几分帅气和匪气，同工地上的一帮热血哥们儿，操起铁锹和镢子，“挣得”一个漂亮女子做老婆。两人结婚不久，女儿梅子出生了。梅子不满周岁得了一场大病，大业为此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，可女儿的病仍不见好转。小两口也开始因生活拮据而争吵不断。后来，大业将女儿送回老家给老王照料。孙女送回老家后，老王四处寻找治病偏方，在老王两年的精心呵护下，孙女竟真的痊愈了。在这期间，由于大业游手好闲、不务正业，老婆和他离了婚。老王见儿子无能，气得破口大骂：“你不混出点堂，莫给老子回来了！”此后，大业自暴自弃，一连数年不回家，也不往家里寄一分钱，梅子的一切生活学费都落在了老王身上。因此，梅子的童年，陪伴她最多的，除了老王，就是旺财。每天上学，旺财把梅子送到村口，望着梅子远去才转身回家，待放学时，旺财又早早地守在村口接梅子。

有时老王从地里干活回来，对着冷灶膛一阵唏嘘。几口酒下肚，老王心头泛起一阵酸楚。于是给身边的旺财倒了一小杯酒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要是你还在，该多好！”

大儿子的事业终于有了点起色，和儿人承包了一些小工程，赚了一百来万。不过很快又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。老王听别人讲，大儿子在KTV喝醉了，钞票一张张地白送给路人，他愤愤地将大业训斥一顿，大业直接急眼了，说这是他自己赚的钱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天王老子也管不着。老王气得浑身发抖，怒道，梅子我不带了，自己回来带。

大业这才忙解释起来：“我是陪那些生意上的老板，伺候他们到位了，才挣得了大钱。”老王不信，可又没辙，心里不由骂道：“养儿不如养条狗，狗还知道要顾家。”

三 奔流不息的河

唯一让老王感到欣慰的是，孙女梅子不仅懂事乖巧，而且成绩优秀。有一次，梅子作为留守儿童的学生代表，在学校接受了县城电视台的采访。电视上，梅子说：“多希望爸爸能守在我身边，好好陪我一天，陪爷爷一天……好好为这个家攒钱。爷爷扛起这个家真的很辛苦！”老王看到电视上采访，不禁老泪纵横，一边抹眼泪，一边抚摸旺财的后背，说：“这女娃子，我没白疼。”

这年腊月，大业带回来一个女子，让梅子叫她“阿姨”。梅子迟疑了会儿，慢吞吞地叫出一声：“阿——姨。”阿姨很和气，领着梅子一起，把院子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旺财围在那位阿姨身边东嗅嗅，西嗅嗅，然后满意地舔了舔阿姨的手，似乎表示了对她的认可。

年后不久，老王开始食欲不振，脸色发黄，人也消瘦不少。大业听了，马上安排人带老王去县城医院做全身检查。那人看了报告，赶紧通知老王的俩儿子快回来，老王已肝癌晚期。几天后，聪明领着儿媳回来，将结婚证拿给老王看，说：“我们领证了，准备旅游结婚，不办婚礼。”老王喜出望外，连声说好好好，你们回来就好。老王跟着儿子、儿媳来到市里，在几家大医院兜了一圈后，也开始明白自己怕是时日无多，脸色越发沉重，对小儿子说：“回家吧，我想旺财了。”

回家后，老王怔怔地看着旺财，想到以后再也不能陪不了子女和旺财，眼神里满是悲伤，不觉落下泪来。旺财巴巴望着老王，似乎感应到了什么，一双黑乎乎的眼睛突然也变得水汪汪的。

一个月后，老王在家里静静地闭上了眼。去世的前一天，老王拿出存折对两个儿子说：“这些年，我省吃俭用地攒了些钱，还有你们给我寄回来的一些钱，都在这上面。这钱一半留给梅子，一半留给你们。我走了，梅子和旺财就交给你们了。”

老王走后，梅子被阿姨接去了城里生活。梅子想带旺财一起去，阿姨说城里没办法安置它，会在村里给它找个人家安顿的。

生活的河，似乎按老王最后的期待，朝着宽阔的方向奔流而去。

(作者系重庆开州作协会员)

